

刘庆邦：黄土地走出的“小说王”

□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朱海龙 实习生 李孟洁 文/图

从农民、矿工、记者到著名作家。
这是对刘庆邦人生的简单概括。

1978年，刘庆邦发表了处女作《棉纱白生生》，到成名作《走窑汉》再到《红煤》，30多年来，刘庆邦用心血与眼泪刻画了乡土与矿区人民的生命姿态与情感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97年至2000年度第二届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；中篇小说《神木》和《哑地》先后获得了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；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

出于对家乡的思念之情，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他都要回老家看看。说起农村的变化，刘庆邦说，一言难尽，不过，这些变化大多都通过他的笔反映了出来。

由于其在小说方面的精深造诣，刘庆邦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，一级作家，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1 曾为红卫兵 串联走中国

1月19日，在北京某街道的刘庆邦办公室里，记者一行见到了他。今年63岁的刘庆邦生于沈丘县刘庄店镇刘庄村，他温文尔雅，气质出众，说话和蔼可亲，音量不大，不紧不慢，看似悠闲，但却字字珠玑。

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刘庆邦是从“文革”开始的。

1966年，刘庆邦上初中二年级，成绩在班上优秀的他，再有一年就能上高中或者考入中等专业学校就读，但正好赶上“文革”，此后，他再也没有机会上学。

上初中时，刘庆邦特别爱好写作，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，学校里每期的墙报也都少不了他的作品。遗憾的是，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被送到“大自然”中，接受“再教育”，在村里当起了农民。当农民的那段时间里，他学会了所有农活儿，栽红薯、割麦子、锄地等农活儿他都干过。诚然，这些经历是他的小说乡村气息很浓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其间，他曾作为红卫兵去过北京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，而后到过武汉、长沙、韶山、江西南昌、上海、南京等地，转了大半个中国。

国，这段经历让他感触颇深，也让他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。之后，他很想走出农村，可就是没有机会，因为在那时候，谁要是擅自出走，是会被当成流犯的。

怎样才能走出去呢？刘庆邦选择了当兵。可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，接连三年，他都是政审不过关，原因是父亲当过国民党冯玉祥的下级军官。兵没当成，刘庆邦感觉真是没有前途了，甚至非常绝望，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他在公社院子里坐着，泪流满面，心中的委屈不知道向谁倾诉。

1970年，他在公社里写材料。有一天，忽然来了个好消息，煤矿上来招工了，一个大队只一个名额。当时，欣喜若狂的他赶紧向村干部争取，经再三努力，他终于在乡亲们艳羡的目光中，从沈丘农村被招工进城，在郑州矿务局当了一名矿工。

正是到了煤矿，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，从挣工分的农民成为吃商品粮的工人了。”谈起那段历史，刘庆邦心里还留有当年的欣喜。

2 写文章 赢女友芳心

一个矿工是如何走向文学之路的？这故事说起来颇为浪漫。刘庆邦说，当时写文章的动力，源于对漂亮姑娘的追求，那个时代的漂亮姑娘爱的是才华，不是金钱。

1972年，21岁的刘庆邦和女友确定恋爱关系后，为了“显摆”自己“高人一筹”，除了会挖煤还会写点东西，他给女友写了个短篇小说《棉纱白生生》，虽然这篇小说后来被他评价为“像写好人好事的通讯稿”，但依然成功赢得了女友的芳心，后来，二人结为夫妻并相伴至今。

“我和女朋友虽然在一个厂，但我愿意给她写信，愿意用文字表达我的心情。除了写信，我还给她写一些断开的句子，可以说是诗吧。那些诗并不是直接赞美女朋友，主要是写山川的秀丽，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。”刘庆邦回忆，当时他们厂附近有高高的伏牛山，有深深的山沟，一年四季，山上景色宜人。后来，他突然想到，何不试着把美好的感受写出来呢？于是他就趴在床上以诗的形式写起来。

那时的刘庆邦，脑子好使，出手也快，文思如泉涌，一会儿就写了好几页，恐怕一百行都不止。写完了就拿给女友看。女友读得小脸通红，一再说好。

得到第一个读者也是唯一的读者的赞赏，刘庆邦写得更加有劲，每每拿给女友邀赏。

因恋爱的事，车间领导说他和女友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晕了，要拉他们一把，拉的方法就是批判他们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正是所谓的批判让刘庆邦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。

“领导说我写的东西加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黄色小说。当时我脑子里放电似地闪了一下，心想，我难道会写小说？我知道我写的东

西非常纯洁，连亲呀爱呀情呀这样的字眼儿都没有。我重视的是他说的小说两个字。”刘庆邦回忆，在此之前，他从没想过要写小说，从没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，是领导批判的话从反面提醒了他，在他心里埋下了从事小说创作的种子。

后来，为了使自己在精神上胜过别的男人，为了不让自己心爱的人失望，他就选择了写小说，写完后依然拿给女友邀赏。拿他的话说，小说没地方发表，他就敝帚自珍，存在箱子里。

后来，刘庆邦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写通讯报道。通讯工作给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，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。

1978年，各地的文艺刊物相继办起来了。刘庆邦看到一本《郑州文艺》，上面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。他马上想到了沉睡箱底的那篇小说《棉纱白生生》，翻出来看了一遍，觉得和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比也不差，又稍微改了一遍，誉好，就寄走了。“让人想不到的是，6年前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，而且还是当期刊物的头篇，这对我的鼓舞和推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。”同年，刘庆邦调到了北京，在《煤矿工人》杂志当编辑、记者，直到2001年。

做煤矿报道记者这个职业，他曾经多次采访全国多起特重大矿难事故。这让刘庆邦开阔了眼界，让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去回望生活。刘庆邦曾经看过一份矿工与矿主签的合同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“若出现意外，一根指头赔偿50元。”矿工们几乎没有话语权。这些，都成为刘庆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。



刘庆邦

3 论成就 被誉为“短篇小说王”

“刘庆邦对短篇小说的长久偏爱几近忠诚，他的努力为这种文体作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。刘庆邦就像老实本分的手艺人，我们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不受喧嚣干扰的专注、耐心与沉迷，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里的诚恳，以及唯有这种诚恳才能达到的精湛技艺。”

这是首届林斤澜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”对刘庆邦的颁奖词。

之前，刘庆邦的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97年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；中篇小说《神木》和《哑地》先后获得了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；中篇小说《到城里去》和长篇小说《红煤》分别获得了第四届和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；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……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，刘庆邦在作家当中得到了很高的荣誉，同行们都称他为“得奖专业户”和“短篇小说王”。

提起“短篇小说王”的称号，刘庆邦笑着说：“短篇小说之王什么的我不敢当。我认为，衡量一部小说优劣的标准不在于篇幅长短，而是要看它的内在价值，我写大量的短篇小说，其实是对文学商品化、市场化的一种对抗。”

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现在，40余年间，刘庆邦创作了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图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梅》《遍地月光》等9部长篇小说，《走窑汉》《梅姐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等40余种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。这一篇篇、一部部，柔美或酷烈，都是在用眼

泪和心血刻画着乡土与矿区人的生命姿态和情感。

“后来写作成为了一种需要，是为了安顿自己。”刘庆邦觉得，如今写小说不光是心灵的需要，也是生理的需要，不写就坐立不安，一动笔则全身愉悦。

说话间，刘庆邦从书架上取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《东风嫁》签名后送给记者，他说，这本书先后印了三次，印量达到9万册。“有时候我会被自己的作品感动得哭，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……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，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旧是朴素。”

众多初学写作者将他的短篇当做“教科书”。林斤澜曾评价刘庆邦的小说，“来自平民，出自平常，贵在平实，可谓三平有幸”。王安忆说，刘庆邦的小说总是有一个悬念，并且他也总不回避困难，有勇气也有力量开辟这一悬念，将“革命”进行到底……

记者粗略估算一下，刘庆邦创作的短篇小说目前已达270篇左右。在刘庆邦看来，短篇的艺术要求比较高，考量着一个作家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想象力丰富程度，证明着文学艺术性的存在。

作家王安忆评价说：“读刘庆邦的文字，能体会到他对文字的珍爱，这是个如农民爱惜粮食般爱惜文字的人，从不挥洒浪费。”

刘庆邦“短篇小说王”的称呼并非白来，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《神木》拍的电影《盲井》震撼了不少人，也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。

4 读作品 一半是煤一半是土

熟悉刘庆邦的读者都知道，在刘庆邦的作品中，一半是煤矿，一半是乡土，这两类作品记录着他记忆深处的两条幽深隧道，他将其称为“人与自然的和谐”与“人与自然的抗争”。

谈起代表作《神木》的创作初衷时，刘庆邦说：“这是我最熟悉的两个生活环境，写这些作品，都是在写我的记忆、我的生命体验。这样的创作才有激情，才有自己的坚守。”在他看来，天性的善良是成为作家最根本的条件。

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，因为常常要在地下几百米的地方工作，最初的一段时间，他常常感到耳膜像被加厚了好几层，但这还不算他关于井下最有意思的“发现”。他认为，凡是矿工，脸上都会“写着”只属于矿工的特殊标记——矿工常常会在井下受些小伤，而这些伤口会很容易沾上煤，煤尘渗透，会形成蓝色的煤斑。“只要看到这种煤斑，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煤矿来的弟兄。”在生死攸关的沉重生活里，矿工们必须也只能以幽默来释放压力。黑暗中，男人们喜欢拿女人说笑，他们会在黑色铁柱上用白粉笔画女人裸体，把又冰又硬的地下柱子称为“铁姑娘”，把不见太阳的白毛老鼠称为“白毛女”。

刘庆邦亲历过饥荒，河南饥荒很严重，死了很多，饿得头大脖子粗，他本

人就吃过柿子皮，说是很硬。后来，他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。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，刘庆邦表示，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，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，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，那是非常悲哀的，作家有这个责任，如果不能承担这个责任，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。

谈起对家乡的感情，刘庆邦说，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，他都要回老家看看，“我每年都要回家，那不叫深入生活，那是回家啊！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，那叫深入到家了。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，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。”

拿刘庆邦的话说，对于煤矿和农村，他分别创作了三部曲。他的煤矿三部曲是《断层》、《红煤》、《黑白男女》，农村三部曲为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、《遍地白花》、《黄泥地》。

近几年，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有了新动向，他开始写北京，写城市生活了。“我在北京生活了36年，北京拥抱了我，接纳了我，我也积累了很多的情感和素材。”刘庆邦说，北京是个大都市，如何表现北京，如何找到切入点他想了好几年。“只有切入点小了，才能扩大内涵，进入城市生活内部。”